

175  
421  
40

林子全書

廿六

廿七



林子

門人王

吳重

續稿卷之一

游昌祖命梓

文稿

林子曰。途人之心。皆孔子也。故宗孔子者。宗心爲要。慨自孟軻沒。而孔子之道不著。或求孔子之外。而不原於心者。有之。或知求孔子之心。而不識心之本體者。有之。剽竊分門。互相同異。余竊惑焉。余惟信余之心。以信孔子爾。蓋余之心。卽孔子之心。而孔子之言。不過



發明余心。而先得余之所同然者。至於入孝  
出弟之常。仕止久遠之大。處事接物之方。揆  
之吾心。皆有天則。况孔子之言。足以爲萬世  
之法程。吾心之印證者乎。或問心之本體。林  
子曰。至誠之無息。率性之自然也。又問心起  
念時。是心之本體否。林子曰。念雖起於心。心  
不著乎念。心著乎念。便非真心。旣非真心。便  
非正念。然則何以謂之正念。林子曰。心不著  
念。謂之無念。無念之念。謂之正念。然心之本

體。原無動靜。亦無出入。喜怒哀樂未發之前。  
粹然至善。本自常明。在聖不爲豐。知之之謂  
聖。在愚不爲嗇。迷之之謂愚。孔子曰。民可使  
由之。不可使知之。本體常明。人人具足。百姓  
日用。知之者鮮。苟能因其一念發端之微。知  
而致之。而見之躬行實踐之餘。不昧此心之  
良。不失常明之體。信之而篤行之。而著。是亦  
孔子之徒也。孔子曰。中人以上。可以語上。中  
人以下。不可以語上。卽仲尼之門之可以語



上者。顏曾之外。亦不多見也。况後世乎。中庸曰。自誠明之謂性。自明誠之謂教。蓋性也者。本體也。若中人以下。難語以性之本體。則不免強恕以求仁。慎獨以誠意。其殆所謂脩道之教。致曲之功者乎。故曰。思誠者人之道也。

二

時有方生喜談長生之術。欲介陳生道清以見。而問於陳生曰。先生亦有長生之術歟。陳生曰。吾從先生遊已有年矣。未聞先生有長

生之說也。然則先生之道何道也。陳生曰。孔子之道也。孔子曰。朝聞道。夕死可矣。先生每舉以示人。實未聞有長生之說也。林子聞之。笑曰。余亦有長生之術。殆爾之所未嘗聞者。陳生愕然曰。敢問。林子曰。若孔子所謂朝聞道。而所聞者何道也。豈其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歟。於其不可得而聞者。而一朝得而聞之。夕死之際。自有未嘗死者存焉。老子曰。死而不亡者壽。故夕死而未嘗死者。仁者之壽。



死之不亡者也。此余所謂長生之術。乃孔老之所同也。

三

林子曰。釋迦倫屬之常。余於夏語會編等書詳矣。按妙法蓮華經曰。羅睺羅。佛之子。又其偈曰。我為太子時。羅睺為長子。及我成佛道。授法為法子。莊嚴經曰。釋迦入宮。坐於殿上。耶輸氏陀羅。携羅睺羅來。稽首佛足。時諸釋種。皆有疑心。謂太子去國十有二年。何從懷

生。羅睺羅。於是耶輸氏陀羅。乃出印信環。而群疑遂息。鳩摩羅什。譯維摩詰所說經。謂羅睺羅處母胎者六年。林子曰。余所信者。妙法蓮華經。及其偈耳。若莊嚴經所謂去國十有二年。鳩摩羅什所謂母胎六年者。皆誕也。或曰。釋迦以手指其妻。遂娠羅睺羅。或曰。指以馬鞭者。亦誕也。

四

三岡主人林子兆恩。避暑於華林蘭若。或有



遺林子以重絮者。林子既受而嘆曰。余每以三教歸儒之說。三綱復古之旨。而思以易天下後世者。殆猶溽暑而挾重絮也。魏生鶴鳴作而言曰。物無不售。時有所俟。而道之顯晦。世之隆污。固有如寒暑之序。迭爲往來者也。若孔子之道大矣。而萬世信之者。是豈特盛冬之有重絮耶。且當其時。晏嬰智矣。猶曰累世不能殫其學。當年不能究其禮。君欲用之。非所以先細民也。至於削迹伐木。微服絕糧。抑又甚焉。由此觀之。儒者之道之在春秋。是亦溽暑之重絮也。林子曰。然。余固知重絮之利。非溽暑之所矜也。余將珍襲而笥之。以俟時也。

五

余委不能詩。謬將三教要旨。被之聲音。時令諸生詠歌之。亦時與諸生講解之。諸生既已付之刻流。題曰醒心集。又請余疏釋之。以剖折疑義。以直指歸趣。以俾天下後世之人共



知而共聞之。顧余實非其任也。而亦不敢多讓焉。漫摘絕句三十六章而疏釋之。俾覽者觸類而通。可槩見其餘矣。然余豈不知竊附儒門者流。漫舉二氏數言而誹毀之。足以聲稱於當年哉。余惟有見於三教合一之理。實不敢強附以徇人。雖天下非之。而亦有所不恤也。余竊惟治之隆污。學之顯微。繫於聖人。而聖人之生。代天順時。各分司其事。固不必於同。亦不必於異。是故堯舜禹湯文武之爲

本也。天因以當代之任寄之。中天而興。君臣一德。治既云至。學亦彰明。逮世丁叔季。王者迹熄。於時則爲午之過中。氣運漸微。既已屬陰。此治道之所以不能古若。而堯舜禹湯文武之君。不可期於後世也。雖有名世之聖賢。以疏附後先。卒不能躋斯世於唐虞三代之盛。故孔子老子釋迦。爲萬世而生。以開心學之源。而天下之道。亦未始不同歸而致一矣。今觀孔子之書。似多詳於外。所謂民可使由



之道。而外者亦非外也。老子釋迦之書。似多詳於內。所謂不可使知之道。而內者亦非內也。故大易之玄微。中庸之奧義。與夫論語一貫無言。大學定靜格致。孟子養氣知天等章。是皆心身性命之語也。較之二氏有何差別。但後世不知根本工夫。真實學問。每以威儀文詞之粗迹求孔子。遂以孔子之道專在於外也。夫既以孔子之道專在於外。則二氏心身性命之語。豈能探其精微之旨耶。而二氏

者流。又不以事心為大。而以離塵為高。此道術所以為天下裂。而師各異教。遂分而為三矣。昔者楊墨塞路。孟子辭而闢之。今儒門者流。知尊孔子。而不知所以尊。遂使孔子之道不著。玄門者流。知尊老子。而不知所以尊。遂使老子之道不彰。性門者流。知尊釋迦。而不知所以尊。遂使釋迦之道不明。是三門之塞路也。甚於楊墨。而余心性之說。喋喋不已者。亦非徒好辯而已也。銜木填海。怒臂當轍。力



小謀大固已知其不勝任矣。但余真有見於三教合一之理。誠不可不令天下後世共知而共聞之耳。或者以爲三教合一之旨。而必欲與天下後世共之者。何也。林子曰。明德而不知親民。則非大學之道。成已而不知成物。則非中庸之誠。蓋天下後世之人。卽吾人也。而思以易之者。亦吾人分內事也。昔余嘗見岐路間有書云。從東若干里。便到某處。從南西北若干里。便到某處。蓋爲行道者之指迷也。今三門之迷於岐路也。舊矣。能不示之以康莊大道。忍縱其目趨旁蹊邪徑。而不一指其迷乎。殆非仁人之用心也。或者又曰。天下後世孰不右儒術而左二氏。何今之言與衆大相違也。林子曰。若以衆言爲是。則塞路之狗。豈未必非也。若以獨見爲非。則不得已之孟子。未必是也。况余心性之說。質之孔子。老子。釋迦。無不同者。又奚必天下後世之人之是狗耶。或者又曰。二氏之學。世人謂之異端。

也。今三門之迷於岐路也。舊矣。能不示之以康莊大道。忍縱其目趨旁蹊邪徑。而不一指其迷乎。殆非仁人之用心也。或者又曰。天下後世孰不右儒術而左二氏。何今之言與衆大相違也。林子曰。若以衆言爲是。則塞路之狗。豈未必非也。若以獨見爲非。則不得已之孟子。未必是也。况余心性之說。質之孔子。老子。釋迦。無不同者。又奚必天下後世之人之是狗耶。或者又曰。二氏之學。世人謂之異端。



者何也。林子曰：異端之說，非必二氏之學。與儒者異，而後謂之異端也。學儒而不知盡心知性，便謂儒門之異端也。學道而不知脩心煉性，便謂道門之異端也。學釋而不知明心了性，便謂釋門之異端也。嗚呼！去聖人之世，若此其遠也。亂三教之道，若此其甚也。如有能闢三門之異端，以明得一之源委，使天下後世諸凡高明之士，無不盡知此不可知之道，諸凡至愚之民，無不率循此可使由之之道，豈不有功於古之聖人，而嘉惠後之學者乎？

也。楊子雲曰：後世有楊子雲方知之，是楊子雲欲以一部太玄經，見知於天下後世，而非為天下後世以開群迷之路，以紹先聖之統也。但余之心，必欲使天下後世無不共知共聞此三教之理，然後余心始安。若必區區於後世之有林兆恩者出之知我也，豈余之心哉。



余惟以世之儒者。專事於威儀文辭之際。而不知根本工夫。真實學問。此其所以博而寡要。勞而鮮功也。若能反之心性之內。而求之本原之地。斯不謂之真儒。而孔子復生於世耶。至於二氏者。流專以離塵超俗為高。不以嗣續綱常為大。此其所以與儒者異也。若能不以蓬島之旨。求之海外。而求之吾身。不以淨土之旨。求之西方。而求之吾身。不離日用之間。率循常行之道。不詭不異。是亦儒者而已。

已。道書曰。休妻不是道。仰書曰。何須要。

孝。如或離棄父母。深棲遠遊。不屬綱常。以為高且潔者。不惟非儒者之道。是亦二氏之異端也。誠使內能明乎心性之學。外不絕乎人倫之大。竝時兼脩。不相妨礙者。上也。或先屬綱常。後了斯道。如釋迦生子羅睺。羅然後靈山說法。向子平婚嫁已畢。遂飄然徧遊五嶽。或先了斯道。後屬綱常。如鳩摩羅什已證大乘。而別立解舍。邵堯夫四十始婚。而生子



者。次也。故二氏者流。能不迷於荒唐之謬。以屬網常。而爲儒者。儒門者流。能不溺於支離之習。以盡心性。而爲真儒。則千聖一心也。三門一教也。夫道一而已矣。烏有所謂儒道釋之異名哉。苟爲道而有異乎儒者。則非真道。爲釋而有異乎儒者。則非真釋。爲儒而有異乎孔子。則非真儒。或者以爲二氏之道。誠與儒者不異。而二氏之書。抑或與儒者有不同歟。林子曰。二氏者流。傳旣失真。又以己之私

其師。以神其教。至於詭怪誕妄。不足取信於人。此則二氏之流弊也。余惟於二氏之書。各取數卷。而數卷之中。其所註釋之者。又多失作者之意矣。獨不觀儒者之書乎。六經之外。皆駁襍之言。非儒者之道也。今將取秦漢以下。百家子史。謂是儒者之言。而孔子之道。不過如是者。非也。况就此六經之中。禮記則多出於漢儒之附會。而孟子於書之武成。惟取



二三策而已。又况註疏之支離。意見之億度。不得聖人之心。反悖儒者之道者乎。故小弁非小人之詩。雲漢非無遺民之意。談道而晦道。解經而失經者。天下後世何限也。如有盡心知性之徒者出焉。則於三教之書。自能心領而神會矣。蓋三教之書。而三教之聖人都從心性中發出來爾。陸象山曰。六經者。吾心之註脚也。夫焉有心性既明。而註脚反有所不達邪。

七

仲尼之心。寂然也。虛明也。活潑也。黃帝老子之心。寂然也。虛明也。活潑也。釋迦之心。寂然也。虛明也。活潑也。至於途人及諸至不道者。亦本自寂然。本自虛明。本自活潑。夫本自寂然。本自虛明。本自活潑者。心之本體也。心之本體者。常明也。論語曰。多學而識之者非也。予一以貫之。若不知一貫之旨。而惟多學而識焉。亦是馳志。亦是弄精魄。卒使常明之本。



體不復常明矣。然本體本自廣大。以萬物爲體。與天地同量。特人不能致其廣大。斯狹小矣。今儒門之於二氏者。流也。遂將悉其人而驅而遠之乎。抑將語之以大中至正之道。君臣父子夫婦之倫。而不吾信也。而後驅而遠之乎。殊不知黃帝老子釋迦之教。亦有君臣父子夫婦之倫焉。不知有君臣父子夫婦之倫者。二氏者流也。今於二氏者流。而不語之。大中至正之道。卽以其斷棄君臣父子夫婦之倫。而驅而遠之。則是立已於峻。莖而且招。而不知本體之分量。本自廣大。豈所謂成已成物之學。而爲聖功之全者哉。

八

初學之要。無他。事其心而已矣。事心也者。以心爲事。操而存之。使不亡也。故儒者之入德。道家之築基。釋氏之新戒。皆初學之功也。中庸曰。行遠自邇。登高自卑。若初學之士。徒有行遠登高之心。不識自邇自卑之漸。不曰忠



怒。而曰一貫。不曰利仁。而曰安仁。不曰明則誠。而曰誠則明。不曰欽厥止。而曰安汝止。豈所謂合抱之木。生於毫末。九層之臺。起於累土哉。由邇而遠。自卑而高。不凌節而施。不躡等而進。斯乃初學之士。所宜循序而漸進也。

九

昔余棄去舉子業。退處山中。不免以道術舉業。岐而二之。然舉業正所以明道術也。夙夜之所莊誦者。非聖人之遺言歟。夙夜之所講。亦聖人之微旨歟。反求心身而躬行之。是亦道術之一助也。今諸生其依此明經條約。時而習之。以自考也。果能涵泳義理之精微者乎。果能不以功名富貴爲心者乎。幸而得第焉。能不自以爲喜者乎。不幸而失利焉。能不自以爲悲者乎。以此應迹。常自反照。其爲心身之益。道術之助也。不旣多乎。凡我諸生。戒之勉之。

十



或曰。釋老談性命之理詳矣。而孔子則罕言之。何也。林子曰。孔子之言。爲世間者道也。故詳於綱常之大。釋老之言。爲出世間者道也。故詳於性命之微。或者又以欲群道釋者流。而綱常之。以歸於儒。以復唐虞三代之盛。以擴孔子之教。而更大之。固爲世間者道也。乃今飄然於雲水之外。而不復有人世之思者。又何也。林子曰。余旣不能明綱常之大。以善世。復不能闡性命之微。以出世。余惟漫興於雲水之外。以終吾身已爾。

### 借借室

岐雲主人林子兆恩。每欲群道釋者流。而三綱之托之空言。以傳信於天下後世。乃今老矣。更不復談三教。亦惟寄跡巖穴。以了心身性命之學。遂辭友生入榕。乃借金洲僧地。僅丈構室。金洲在岐山洪江之心。古所謂水中可居者是也。而丈室獨處。則心與境而俱靜矣。或謂之借借室者。何也。岐雲主人曰。借洲



以構室借室以棲身。借身以藏神。莫非借也。故謂之借借室。夫既曰借借室矣。而又曰主人者何也。岐雲主人曰。借神以主此身。借身以主此室。借室以主此洲。莫非主也。故謂之主人。但不知主而借之。亦不知借而主之。亦不知主可借也。亦不知借可主也。亦不知借其所主。亦不知主其所借。亦不知借而非其主。亦不知主而非其借。但借借也。借亦主也。主主也。主亦借也。於是岐雲主人紀其言於

金洲借借室。

亦借室。

虛庵主人林子兆恩。復以金洲之棹流者衆。遂別借借室。而飄然寄跡於山雲水月之間。所謂到處吾家。天地爲宅。是亦借也。然萬形皆斃。四大亦假。卽此一身。庸非借歟。是故古之君子。達則借其身以爲生民之寄。窮則借其身以爲斯道之宗。養其身以有待。存其身以有爲。其王龍門所謂存我以厚蒼生者。美



哉。公旦之爲周也。孔子曰。加我數年。五十以學易。亦借其身之謂也。若必以其身爲借焉。則身乃我有。寔惟父母之遺骸也。固不可謂之借。若不以其身爲借焉。則身非我有。是特天地之委形爾。亦不可謂之非借。要之未生之前。此身何在。旣死之後。此心何依。今惟借此百年之身。以遊天地之內。而到處是家。則亦莫非室也。則亦莫非借也。故謂之亦借室。

奉答大將軍戚南塘公

先生生平所談三教。載之書甚悉。而犬馬之齒。今又五十一年矣。初春。曾旣辭諸生。以遊於方之外。以自適。逍遙之樂。其所謂遊於方之外。以自適。逍遙之樂者。不知有遊。不知有樂也。夫旣不知有遊。不知有樂。則其所以遊。所以樂者。不必於遠。不必於近。不必於去。不必於留。不必於山林。不必於城市。今日住此。始知其在此也。明日徃彼。始知其在彼也。若必於遠。近。去。留焉。若必於山林。城市焉。卽非



遊方之外。逍遙之樂矣。若昔日先擬今日之所之適。或今日預知明日之所飄往。即非遊方之外。逍遙之樂矣。以此而老。以此而終。更不復授徒。更不復談三教。不知公以為何如。

豫撰壙誌 并殯葬禮節

裏襯

網巾 蓋面 白綾 握手 白綾 衫 裙 褲

長衫 襪 俱布

中服

三網巾 五常雲頭鞋 褶子 色絹前三 褶後五褶

幅巾 深衣 白綾 大帶 五色條 一類垂前 履

小襖

衾 白布 襖布

大襖

衾 白布 襖布

冒

青絹為之

棺



內紅色外黑色

銘旌

布爲之題曰

明子谷子龍江林子兆恩柩

墓

在文賦里石門山。林子兆恩。豫自誌其壙。曰。嗚呼。自古有死死亦何憾。但生平之所。以孜孜汲汲。以闡明夫三教。歸儒宗。孔之旨。與夫君臣父子夫婦三綱之大者。不知

至死之期。果能信於天下乎。否耶。又不知。余死之後。而萬世而下。果有能知而信之者。群道釋而倫屬之。以歸儒宗。孔以扶植。此三綱乎。否耶。夫以七尺之軀。而慮天下之大。百年之近。而謀萬世之遠。及至豫讓。壙誌。乃始覺悟。而自哂。以爲愚也。生於正。德丁丑年某月日。卒於某年月日。墓在石門山。石門山。林子兆恩先代族塋之山也。春風秋雨之候。得以日夕侍立我祖我父。



之側。得以奉伺。所樂所嗜。居處笑語。不殊少小過庭之時。此亦死中之一大幸也。紀夢豫草遺囑與諸生

辛未初冬。魏生鶴鳴嘗夢

上帝遣請余歸。復令有主此三教者。夫三教之旨。余既詳之矣。而其復主此三教者。必其達而操宰執之權。能推而行之於天下萬世者。非若余無位之士。徒托之空言已爾。莊子有言曰。天地勞我以生。逸我以老。息我以死。余托空言。以宣明此三教之旨於天下萬世。栖栖皇皇。不遑寧處。亦既勞矣。若

天心仁愛。果能息我以死。余之心也。况有主此三教。而推而行之於天下萬世者乎。然余生乎。不以家爲家。而天下萬世。乃余之家也。余生乎。不以家之政爲政。而所以群儒道釋者流。以各循乎三綱之大。四民之業者。乃余之家政也。人之將死。莫不有以



命乎其後。而余聖學統宗三十餘卷。倡道  
疏啓一帙。乃余之所以命乎其後也。余之  
所以命乎其後者。備矣。余今復何言哉。但  
恐余既死矣。而余之所以命乎其後者。不  
能徧囑天下萬世之人爾。然此皆諸生之  
責也。諸生其勉之。龍江道人林子兆恩

林子

門人徐天鑄命梓

續稿卷之二

奉答大將軍戚南塘公

辱賜紀效新書一部。盥手拜讀。雖未能盡解  
其義。而其節制之嚴明。竒正之相生。則公生  
平勲伐之盛大。都可知矣。然兆恩亦願效微  
誠。爲公萬一分之助。不知公肯垂聽否也。公  
之部下。皆豪傑之士。願公立一會所。令把總  
哨官旁而列之。以振起其孝悌忠信之大忠。



君愛國之心。則偏裨卒兩。悉皆有勇知方。而萬世而下。不惟以公爲孫吳之儔。而且以公爲孔子孟之侶。不惟以公爲立功之士。亦且以公爲立德之人。恃愛爲公陳之。公以爲何如。承惠應付一紙。兆恩迂踈。終以非分爲恭。乃同陳文學。徒步而歸。今文學已返旆連川矣。不知曾便道候教臺下否也。餘惟爲國爲民珍重道體。不宣。

答吳生

覽來札。知惓惓以未及一面爲歎。但湯之於堯舜。五百歲也。尚能聞知。孟軻之於仲尼。百歲也。尚能私淑。今區區與弟。旣竝時而生矣。豈閩浙之山川。所可得而限哉。蓋精神意氣之所往還。雖隔千里。若處一堂。矧私淑於令弟之所授受者。又非徒聞知焉已也。外會編一部。試覽之何如。

寇退先期啓請久近諸亡魂文

辛酉歲。兆恩以莆城內外積屍之衆也。不復



能施之以棺。助之以葬。遂與門人黃仕欽等。謀所以買工。昇而瘞之。時門人來趨命者數十生。直日分督。別男女而禮以瘞之。文以奠之者。計二千二十有餘身。至壬戌之春。復以乏資用之。不能買工也。乃遣門人道士何佐等。幣請北京僧無聞。漳州僧淨園。寓處於平海者。及平海僧淨圓等十有餘人。卽於城內外。火而瘞之。文以奠之者。槩有五千身。自是門人釋子雲章等。亦辦真心。八易月之間。火

而瘞之。文以奠之者。槩共萬有一千身。今茲破城寇退之後。兆恩入州。鬻田得金若干。又遣門人儒流劉獻策等。火而瘞之者三千餘身。拾遺骨而瘞之者百餘擔。復徇鄉人之請。卜於本月十四日。爲超拔之期。謹先啓告諸靈。凡夫男子女子。貴者賤者。老者少者。兆恩之所棺而葬之者。所昇而火之者。或身戮家亡。而無所依者。或他鄉之人。入莆而旅死者。或遺骸漂沒於水。而未及收者。或餘殘之骨。



雜於沙礫而不能收者。靈若有知。屆期乞悉  
赴東巖佛殿道場。庶或可以慰數萬魂之靈  
而超拔之。以少盡兆恩之心也。且汝諸靈之  
中。豈無以其死於水也。而自以爲恨者乎。而  
宋之張世傑。亦死於水矣。豈無以其死於火  
也。而自以爲恨者乎。而晉之介子推。亦死於  
火矣。豈無以其死於戰陳。死於夷狄也。而自  
以爲恨者乎。而唐之張巡許遠。而宋之文天  
祥謝枋得。亦死於戰陳。亦死於夷狄矣。况乎  
宋司馬之石槨。楊王孫之髀葬。其死一也。暴  
其骨而殘於烏鴉。藏其屍而壞於蝼蟻。其禍  
均也。汝諸靈之中。又豈無以其不能棺。不能  
葬。而火之。瘞之。之爲不幸耶。兆恩以爲旣免  
暴骸露胔。而火之。瘞之。寔惟汝諸靈之幸也。  
世豈無暴骸露胔於天地間。而不火不瘞者  
乎。諸靈有知。聊足以自慰矣。

寇退告神文

去冬夷人之薄我近郊也。兆恩嘗集諸生而



語之曰。城必屠而糜爛矣。至寇退時。能不忘一體之夙心。而掩其遺骼者乎。諸生成應曰。諾。敢不肅奉嚴命。後夷人之入也。兆恩幸得。以生平有微惠在人。以故夷人得知兆恩。義而出之。及諸生昔年曾發心。而有事於掩骼者。悉得脫出。兆恩乃復語之曰。今糜爛甚矣。至寇退時。果能不忘其一體之夙心。而掩其遺骼者乎。諸生亦成應曰。諾。敢不肅奉嚴命。既夷人之遁也。兆恩不敢負此初心。卽奔榕

之薄田。就有力者鬻之。得金若干。以供薪而米之費。而諸生成切一體之夙心。遂積薪而火之。鑿穴而掩之。又徇鄉人之請也。從俗而爲不可知之事。爲死者拔其魂而慰之。爲生者灑其道而清之。今既竣事矣。其所以使生者之不病於疫。而死者之得安其靈也。實惟諸神之力。告以是文。用伸祈荅。

寇退遙告崎頭城諸神文

崎頭城距莆八十里許。兆恩既已鬻田得金



若干。命諸生僧雲章劉獻策何佐等十有八人。以掩莆城內外之遺骸矣。豈不揣分度力。又能徧及於邊海八十里外之遠哉。然崎頭之生者。旣以兆恩施捨之故。而念及我伯兄鶴山。而兆恩又安能不以我伯兄之故。遠命諸生。而分惠崎頭之死者。諸生旣竣事而歸矣。復於南山之月峰院。從俗而爲不可知之事。遥拔其魂而慰之。但以路遠不能灑其道而清之。甚爲歎然。其所以俾大軍之後無凶年。闔城之衆無病疫。寔惟崎頭之神之功。遙製告文。用伸祈答。

告仙遊縣諸亡魂文

慨自莆城未破之先。寇厲繁興。遺骸如積。甯買工別男女以瘞之者二千餘身。旣幣僧焚而瘞之者五千身。復命諸生焚而瘞之者萬有餘身。彼時從俗而爲不可知之事。以十餘金付平海僧淨園等。拔其亡魂而超之。至莆城旣破之後。命諸生入城焚而瘞之者三千



餘身拾遺骨而瘞之者百餘担。彼時亦從俗而為不可知之事。以十餘金命諸生雲章等。既已慰魂超拔。復為清衢灑道。竟不知果有裨於生者死者。而兆恩之心。似亦稍安矣。若崎頭距莆八十里許。與平海等爾。獨於崎頭之死者而有所不忍者。何也。以崎頭之有德我伯兄鶴山也。及歸。復命諸生慰魂超拔於月峰之佛宇。第以不能清衢灑道。至今猶有餘歎也。况仙邑民和。余所敬羨。富者饋食。貧者效力。惟是之故。城得以安。而其人民之野死。兵士之陣亡。於余之心。獨能恻然乎哉。遙遣諸生僧雲章。劉獻策。何佐等十有五人。鑿穴而埋之者八百餘身。惟時聞風而至者。有平海萊公。方在國。後亦充黃生州為門弟子。是亦余之徒孫也。但余最有所歎。然而不安於懷者。以不惟不能清衢灑道。又且不能慰魂超拔。薄備酒食。敬往奠之。竝諸鄉人之所收埋者。及諸荒山斷澗之所未及收埋者。魂



如有知。其惟來享。

瘞骼文

稱家不爲薄。薄塋亦奚傷。惟暴棄於荒野。斯生人之不祥。然死欲速朽。塋取其藏。迺古之道。亦禮之常。嗚呼。身旣死矣。瘞此山岡。魂無主矣。杳在何方。興言至此。實裂我腸。若本地丐乞之徒。將依依其安托。或他鄉流離之客。惟速歸其故鄉。聊慰爾魂。有酒盈觴。

瘞枯骨文

爾之生也。吾不知其何鄉何里。爾之死也。吾不知其何歲何月。但吾之所知者。惟此卷土實爾之穴。嗚呼。始則全而生之。終則分而裂之。一死至此。禍亦烈矣。然四大假合。終歸於盡。惟此白骨。亦安能長存而不消滅。至人達觀。亦復何說。

寇退祭族中亡魂

凡我諸祖伯叔父母。諸伯叔父母。諸兄弟姪。諸嫂諸婦。諸祖姑。姑姊妹。諸女姪。有無子而



死不得祭者。及諸大殤中殤小殤。不得祔廟者。魂如有靈。共來享之。

寇退告祖父墓鄰諸亡魂

維爾之死兮。幸托我祖我父。與爾為鄰也。我惟思我祖我父。亦不忍爾魂之無依也。有酒以奠之。不必其豐也。有人以薦之。不必其親也。爾魂之靈。共來享之。

代上太守陳雲澗公

竊惟食固民之天。而貧亦士之常。某等極貧之士也。豈不願升斗之利。以少濟斯須耶。但昔日富者之過糴。固為貧者之苦。而今日貧者之強糴。寔為弱者之憂。况收成之候。距今尚遠。而澆漓之風。漸不可支。吾恐莆城之危。不在外之倭夷。而在內之百姓矣。興言至此。每夙夜流涕。故僭陳如左。以備采擇云。

哭劉梧峰兼悉眾善文

劉扶溝令梧峰璋。先余二十餘歲。受業於余。為門弟子。欲以了此心性之學。以無愧餘生。



也。余壯之。且生平操持不苟。雖鄉薦爲縣令。猶貧儒也。壬戌仲冬。夷人之入也。梧峰老不能行。又其兒獻策。城守不在側。獻策之妻朱氏。背負以逃。誠可謂孝婦。雖古人亦難及也。次年孟春十有一日。梧峰病甚。獻策計無所出。遂夜割股。和羹以進。卽時而愈。竟以年老。越五日告殂。此雖其數之不可逃。亦足以少盡獻策五日孝心之誠。但以避寇急迫之際。又何以爲附身附棺之資。而僕子華德義人也。亦哭泣不能自己。遂借其父之木。使梧峰得以無暴其屍。獻策得以少盡其心。皆華德之力也。至於衾襖之屬。得以如禮者。又友人曾人茂之母節婦林氏。避寇所持數金。慨然助之。抑難矣。林氏二十歲寡居。割股以愈其姑。陳氏之疾。郡主蓮塘陸公。嘗旌其爲節孝云。今已五旬。而獻策人茂。亦余之門弟子也。

獎方生夢婁文



去冬夷人之入也。方生夢婁。并其嫡母。母俱  
爲夷人所獲。方生旣伏譯人而誘之以利矣。  
遂奔入仙邑。假諸有力者。得金二百餘兩。復  
詣夷代母。母旣出。而方生竟留月餘。始得脫。  
時余友人地曹徐壽泉。亦以母故。懷金入夷  
者再。以活其母。是皆知有母而不知有身。其  
孝一也。事父彌彰。孝聲益遠。苟有考變觀風  
之士。采而傳之。則莆雖丘墟之餘。亦且與有  
光焉。薄具小軸。與諸生同造方生。以獎美之。  
亦以相與勉勵。以維持此孝心。愈久而不忘  
也。夢婁字應魯。方儀部正郎之子也。年十八。

### 正氣答問

或問正氣不正之氣。林子曰。爲善者。陽也。正  
氣也。爲不善者。陰也。不正之氣也。又問朱子  
不正之氣。如何得而消鑠之。林子曰。夫人之  
心旣不正而陰矣。則是失其人道之常。而入  
於幽昏之境。自妖自誕。便生於心。旣生於心。  
便眩於目。而恍惚之際。若有魑魅魍魎之屬。



見其形而舞其靈者。蓋心中自邪。卽是心中自鬼也。近來莆人之聽於神也。遂有神其事。而自稱爲神之童子者。或扶鑿降靈以崇其誕。或昇鬼宣道以駭其俗。或書符誦呪以妖其術。或登劍履火以愚其衆。或陳古炫竒以慢其藏。或飾像鬪富以侈其有。鼓人心而趨之。蓋有若狂焉。古所云神民雜揉者。其以是乎。如有能齋心向道。去惡從善。以復吾身之陽。是有吾身之正氣在也。夫陽氣旣復。而陰氣有不熄乎。正氣在我。而邪氣有不滅乎。傳曰。妖不勝德。此朱文公消鑠不正之旨也。

寇退帖示三一堂

昔者東郭子惠問於子貢曰。夫子之門。何其雜也。子貢曰。槩括之旁多枉木。砥礪之旁多頑鈍。夫子脩道以俟天下。來者不止。是以雜也。諸生中有仍其舊習。而罔有悛心者。是爲木之枉。鐵之鈍也。終矣。此恩不自揣分。嘗竊窺不追不逆之明訓。而不免於雜焉。是亦此



恩之過也。前數年有自知其枉且鈍之不見容也。而去之者有之。若其枉且鈍者之罔有悛心也。而猶栖栖於隳括砥礪之旁。何爲也哉。幸惟思之。謹此峻告。

### 敬辭

敬敬敬。心爲一天存便是敬。故操存此心不少懈。卽對越在天不少違也。敬敬敬。出門使民當主一而無適。齋坐尸立。惟儼然而若思。敬敬敬。仁惟生道誠乃實理。而敬則生道不息。實理無虧。令人常自惺惺而不放逸也。敬敬敬。聖學之所以成始成終者在是。王道之所以安人安百姓者在是。敬敬敬。

### 聽辭

聽聽聽。身體髮膚受之父母。故人之行莫大於孝。聽聽聽。不得乎親。不可以爲人。故人之罪莫大於不孝。聽聽聽。凡今之人。莫如兄弟。母胥絕遠。以乖我兄弟之情。聽聽聽。家人睽。必起於婦人。母用婦言。以間我一家之好。聽



聽聽。

寄荅諸生

區區棄去舉子業。從事於斯學者二十餘年矣。所談者三教。所正者三綱。不自揣分。乃以太極無言。欲爲太極總理。此三房孫子。俾各遵守祖宗明訓。以共由此三綱。做箇三房老家長公爾。此意載之拙集甚悉。至原宗圖說。乃明言之。今諸生每以日夕不得侍側爲憂。是爲學之心可謂切矣。然能行吾道。味吾言。卽是精神與我相爲往還。視諸日夕侍側。猶有形骸爾汝之隔者。亦大不侔矣。幸惟體之。







與儒者異矣。臣嘗伏讀

太祖高皇帝三教論曰。有等愚昧。罔知所以。將謂仙佛。有所悞國煽民。又曰。實與仲尼之志齊。言簡而意深。時人弗識。故弗用。又曰。三教之說。自漢歷宋至今。人皆稱之。故設僧綱道紀等司。以表立二氏教門。俾守出家清淨戒律。殆甚嚴矣。臣又嘗伏讀

太祖高皇帝諭天界寺僧曰。世之不可絕而絕之。嗣祀之不可無而忘矣。

大明律曰。凡僧尼道士女冠。並令拜父母。祭祀祖先喪服等第。皆與常人同。違者杖一百。還俗。至於

降牒。單丁長子。竝不許出家。爲僧爲道。此又示之以孝道。嗣續之常。祭祀喪服之重也。且道家之教。非始於黃帝老子乎。黃帝老子人倫之大。載之史書可考已。臣請得而詳言之。黃帝四妃二十五子。



得姓者十四人。爲十二姓。顓頊帝。嚳。以  
及唐虞夏商周。皆其孫子。是黃帝未嘗  
遺人倫也。老子之子宗。宗爲魏相。封於  
段干。宗子注。注子宮。宮玄孫假。假仕於  
孝文帝。假之子解。爲膠西王卬太傅。是  
老子未嘗遺人倫也。至於釋氏。臣亦嘗  
考其故典矣。若釋迦爲釋氏之宗。曾娶  
耶輸氏多羅。生子羅睺羅。夫婦之別。父  
子之恩。釋迦亦兼而有之。是釋迦亦未  
嘗遺人倫也。但釋氏者。流違其本教。至  
於祝髮以毀形。依僧以去姓。殆有甚於  
道家之流弊。尤爲深可慨者。

陛下盍亦卽古黃帝老子釋迦之道。以變今  
道。釋無父之俗。著之話言。申之禁令。俾  
兩京十三省。各府州縣。各寺觀僧道。悉  
得娶妻生兒。以服行黃帝老子釋迦之  
道。亦以令天下之人。悉知黃帝老子釋  
迦。不惟能明心性之學。又且能盡人倫



之大。非如世之所謂道釋者流。荒唐而  
枯槁也。臣竊惟今之真人府。張道陵之  
後也。道陵漢和帝時人。孫子傳至于今  
不絕。是道家之人倫。臣嘗見其人矣。鳩  
摩羅什已證大乘。乃生二男。自是不住  
僧房。別立廡舍。是釋氏之人倫。臣又聞  
其語矣。夫上觀之黃帝老子釋迦。下觀  
之張道陵鳩摩羅什。皆有人倫如此。竟  
不知今之道釋者流。所學者誰之學也。

了所道者誰之道也。若不申之禁令。則臣  
恐無父之教。以遺人倫。以敗壞人心風  
俗。曠夫怨女。上干天和。可勝慨哉。臣愚  
以爲惟當悉令而人倫之。以別住廡舍。  
俾日至寺觀之中。迭主焚脩。及講明二  
氏經典。兼之以儒門孝經論語等書。冠  
婚喪祭鄉射等禮。入而講經。出而事事。  
身雖處於塵世之中。而心則超於塵世  
之外。若徒知人倫矣。而不知講明經旨。



心性工夫。則天下之夫夫婦婦。而人倫者。何限也。又奚足貴哉。或者以爲在家。而人倫矣。而入主焚脩。恐非清淨教門。道釋之初意也。殊不知今之火居道士。養髮和尚。亦皆有妻有子。亦皆赴壇焚脩。况今之張真人。乃道士之冠也。今之茶馬司所轄諸國。乃西僧之首也。室家俱有。嗣續相傳。亦未嘗以非清淨教門。而廢焚脩之職也。臣愚以爲道重新。或限以若干歲。各納銀若干兩。

降牒一紙。許其娶婦。仍令日至寺觀焚脩。講經。然寺觀既有定所。田租亦有定額。惟當計其租額之多少。而限以定數。其孫子能紹其業者。必須請

牒。方可許之。其不願者。一如儒門之孫子。聽其爲農爲工爲商。歸還原籍。爲民當差。不許憑仍祖父。偷閑寺觀。以爲游手游食之民。且道釋者流。非誠樂於爲僧。



爲道特以爲貧之故。棲迹寺觀。以斷棄  
倫屬。真非得已也。或有一等槁僻之徒。  
而其心於斷棄倫屬者。間亦有之。但方  
今僧道之盛。每省無慮數千人。豈皆槁  
僻之徒。其心於斷棄倫屬者乎。

陛下誠能行臣之言。悉群而人倫之。不祝髮  
以毀形。不依僧以去姓。將見生息日熾。  
戶口日增。百姓殷富。教化大行。昔孔子  
嘆衛國之庶而富。教可施。孟子羨齊民  
之聚而仁政可行。况今天下一統。海宇  
又安。而旣庶旣聚。又非齊衛之比。

陛下苟以臣言爲不妄。果而行之。則民不改  
而益庶。不改而益聚。非惟在國無遺倫  
之民。而在官亦多赴工之旅矣。至於有  
等槁僻之徒。及老而不願倫屬者。每寺  
觀中。各許存留一二。以遵

舊制。餘令婚娶。以續綱常。庶無違  
制之嫌。而無父之教。以遺人倫者。不復得以充



斥於天下也。臣嘗卽天地人物之常。反覆而申論之。一天一地而造物者。天道也。一夫一婦而化生者。人道也。一雌一雄。一牝一牡。而生生不息者。物道也。夫所謂黃帝老子釋迦者。亦惟率乎天地人物之常。一陰一陽之道耳。若學黃帝老子釋迦。而有外於天地人物之常。一陰一陽之道。則亦非黃帝老子釋迦之學矣。借使黃帝老子釋迦。不娶妻。不生兒。今亦可以義起而人倫之。又奚必遵無父之教。以遺人倫。以求異於天地人物之常。一陰一陽之道。而蹈孟子無後爲大之譏哉。且臣生世五十年矣。先憂之志。壯行之懷。繫情

闕下舊矣。如果臣愚可採。乞

勅各該部臣議覆施行。臣無任祈懇之至。

擬上宰相書

上天之所以賦畀於我者。不細也。故有



以其賦畀之不細。而或專心於文詞。或以功業。或以節槩。而其大者。則固不在此三者。而在於心身性命之學也。兆恩僻處海濱。而為心身性命之學者。二十年于茲矣。始而求於儒者之儒。而有所未明也。復索之於道門之道。既而索於道門之道。而有所未明也。復討之於釋氏之釋。於是又通三氏之教。而考其義焉。竟亦茫然無所得於心也。幸而天不喪道。卽有所聞於人。而契於心。而所謂三教合一之說。歸儒宗孔之旨。非徒謬為空談。以欺天下萬世也。然明德而不知所以親民。則非大學之道也。成己而不知所以成物。則非中庸之誠也。墨氏兼愛。是無父也。猶且思以易天下。况兆恩以孝道之大人倫之常。以明道釋無父之非。而不思以易天下萬世焉。豈所謂明德親民之道。成己成物之誠哉。昔



者仲尼欲以儒教易天下萬世也。而栖  
栖皇皇。席不暇煖。蓋以天下萬世。皆吾  
分內事。故其一念爲儒之切。人且毀之  
罪之。佞之。諂之。削迹伐木。微服絕糧。而  
有所不恤者。今兆恩之於仲尼。相去何  
如也。而栖栖皇皇。欲以孝道之大人倫  
之常。思以易天下萬世者。是亦竊效仲  
尼之心也。夫人生於天地間。孰有切於  
孝道之大人倫之常哉。孝道之大人倫  
之常者。布帛菽粟也。天下之人。有可以  
棄布帛而遺菽粟者乎。夫旣不可以棄  
布帛而遺菽粟。抑豈可以棄孝道之大人  
倫之常者乎。故敢以孝道之大人倫之  
教而爲

聖君

賢相告焉。竊惟今之在上則有  
好道之君。在下則有



好儒之相。夫以  
好道之君。而能任

好儒之相。明良相逢。一德同心。正斯道大明之一機也。况

閣下復以定性識仁之旨。敷之教言者。詳矣。則凡天下有志之士。孰不歡欣鼓舞。於仲尼孟軻之儒。而獨使道釋者流。自外於儒者之道。豈非天地覆幬之大。猶有一物之或遺耶。兆恩曾以上天賦畀

之不細。而切於心身性命之學。與天孝道之大。人倫之常。筆之於書。裒爲數集。以俟夫後之君子。亦有年矣。今幸而在上。既有如是

有道之君。在下又有如是

有道之相。若以無補空言。徒垂之後世。而不爲吾

君吾

相告焉。則是上負



君

相。下負所學。而孝道之大。人倫之常。終無以變易。道釋者流。齎志以死。兆恩竊有遺恨焉。此其所以不敢不告也。至於既已告矣。而其言之或用與否。亦非兆恩之所敢知也。兆恩生平所學。舍孝道人倫之外。無他學也。而以之爲吾

君吾

相告焉。庶三綱之重。得以變易乎。道釋之流而

敬一之箴。復以大明於

朝廷之上。則兆恩之志願。以慰卽死。亦當瞑目於地下。謹此先

稟。仍將道釋人倫疏稿呈

覽。伏惟

裁教。幸甚。

入山寄別諸生

人莫大於無君臣父子夫婦。若余有三



教歸儒之說。以二氏之廢其大。而正之  
以三綱也。昔者邵堯夫有詩曰。勿謂聖  
人無缺典。夫二氏之斷棄倫屬也。自秦  
漢以來。違其本教矣。莫能正其罪。而三  
綱之。豈非聖人之缺典歟。此余崇儒明  
倫之疏。寔以闢二氏之異端也。今

上登極。尊寵儒教。而進秩舉廢。悉皆仲尼之  
徒。講學之士矣。儒術旣昌。則二氏自息。  
而更化善治之初。不謂人心之一大快

邪。若欲復疏於

朝。則是疏也。是亦南山之徑路爾。俯仰希  
世。君子羞之。余今遍遊名山去矣。更無  
他言。惟願努力自愛。做箇天地間第一  
流人物。第一等事業。以無負生平相期  
至意。若余每以聖人爲可學。而時咸以  
余爲誕。殊不知舜何人。予何人。有爲者  
亦若是。而非誕也。余每以綱常爲已任。  
而時咸以余爲迂。殊不知殷因夏。周因



殷古今莫之有改而非迂也。年力雖邁。此志未衰。惟當與賢輩共圖之。望望余兒子之婚娶既畢矣。雖家政瑣細。不復相闕。而祠墓屬情。不能自己。相見有期。各宜珍重。

山中寄復諸生

魏生鶴鳴來書曰。先生以今

上尊寵儒教。而崇儒之疏。卽不復登奏。

天廷。俯仰希世。先生寔恥爲之。自守之嚴。如

此。日者與同門友生共謀梓氏庶天下

後世道釋者流。得而見之。以悔其所學

之非。是亦闢邪崇正之一助也。此意

極好。覽之欣然。標題余意。欲易作道釋

人倫疏稿。蓋人也者。人之也。人道之大。

莫踰三綱。故謂之人者。以群道釋而人

之也。倫也者。倫之也。而君臣之。而父子

之。而夫婦之。以群道釋而倫之也。且道

釋二教。其來尚矣。歷漢唐宋以來。至於



今諸賢人君子。每從而闢之。而卒不可得而闢者。豈若示之以天地之量。招而揀之。而容蓄於覆載之內。如此則道釋者流。未有不幡然反情易嚮。而歸斯受之。固有不待闢而自息矣。鄭生霖序。以德禮代刑政。甚得余心。余竊以爲明人倫。以正三綱。雖聖人復起。不易吾言矣。故上天之所以相協者。此三綱也。皇極之所以敷錫者。此三綱也。庠序學校之所以設教者。此三綱也。學此謂之善學。而士之所以希賢。賢之所以希聖。聖之所以希天者。亦不外此三綱也。治此謂之善治。而皇之所以皇帝。帝之所以帝王。之所以王者。亦不外此三綱也。三綱之所繫。固若是其大矣。又安可使道釋者流。而獨外哉。鄭生霖序曰。任道之責。確乎不疑。卽有不亮而非之者。弗顧也。又曰。不知知先生者何人。繼先生者何人。



夫群道釋以正三綱。道莫大於此矣。余惟確然爲之。夫復何疑。余惟以三綱之大。而天下後世必有知之者。乃今輒以聲而議余者。以未詳余所談三教之旨之爲何如也。至於能繼余志。以開道釋之迷。端於二三子有屬望焉。山中得覽新刻。草此以復。

答論本體

未有天地。先有此本體。天地有壞。而此本體不壞。故未有天地。而此本體混然而爲一也。既有天地。而此本體亦混然而爲一也。

二

寂然之中。此樂具焉。感通之際。此樂形焉。而吾子乃曰。樂卽本體。則凡喜怒哀樂。而爲心之用者。亦皆可以爲本體歟。

三

或言神而不言本體者。猶言太極而不



言無極。言一而不言未始一也。

答論位育

以其至一者而觀之。萬物統體一太極。統體一天地也。以其至不一者而觀之。萬物各具一太極。各具一天地也。故一男一女者。一天一地也。一雌一雄者。一天一地也。一牝一牡者。一天一地也。至於品類流形於天地間。極微極細而無盡者。亦莫不有陰有陽。一天一地也。又自為陰陽。各自為天地。而生生化化之。不窮者。天地位。萬物育也。

答論三教

來書謂三教內同而外異。而區區終不免有疑者。何也。蓋內焉既同。則外不得不同。外焉既異。則內不得不異。獨不見花之有根乎。桃根而李花者。未之前聞也。尚冀面盡。

偷桃說



偷桃之旨亦寓言也。夫桃果植之得陽者。核中之仁。樹而芽之。由是而條。由是而華。由是而實。而復樹之。而復芽之。而復條之。而復華之。而復實之。生生於天地間。未嘗息也。故謂之桃者。以此心之芽條華實。生生不息也。其謂之偷者。乃盜天地之精。竊日月之華。以復此不息之真體也。浦城望川李君。圖偷桃一幅。遙仗文學彤江宋君索余言。余惟李君

以能論桃之仁。生生不息。而求仁於心

者。我欲仁。斯仁至矣。豈必如玄門者流。羨情於方朔。驚志於王母。而流於荒唐。窺竊之歸耶。書附宋彤江報命。宋彤江試以余之言。與望川一細談之。如何。

### 答論立命

命具於結胎之初。而安身立命。乃在於有生之日也。

### 答論虛



虛化神。神化氣。氣化形者。順也。煉精化氣。煉氣化神。煉神合虛者。逆也。故逆也者。反也。復也。其曰反者。孟子所謂反身之反是也。其曰復者。老子所謂復命之復是也。

二

何處非虛空。何處非吾身之變化。以虛空言之。所謂身無其身者是也。以變化言之。殆所謂百千億萬化身。有不可得

而擬議者。故曰虛空卽法身。法身卽虛空。

三

虛空中何處非神。何處非氣。何處非形。而神氣形之大原於此也。

四

縱如吾子所謂白日飛昇。區區亦不爲也。吾惟返我於虛。復我於無而已。

答論丹



或問丹。林子曰。丹者。心也。赤心之本體也。或曰。既謂之赤心之本體矣。則是丹也。可以頃刻而立成。而必遲之三年。九載者何也。林子曰。文文山丹心一點。實惟頃刻立成。還此赤心之本體也。故欲爲忠卽忠。欲爲孝卽孝。奚必三年。奚待九載。

### 心齊

時有茹齊來從余遊者。余乃告之。余惟以釋氏經律雖嚴。猶許人食三種淨肉。鹿肉一。猪肉一。其一則余忘之矣。若彌勒佛釋氏之卓然者。嘗飲酒食猪頭肉。至六祖乃以菜寄煮肉鍋。而曰。但喫肉邊菜。彼蓋貧而守網。而肉食亦非其所能具也。朱橘道人既得了心。見性之大。遂茹葷肉食。一無所忌。記曰。無故伐一樹。殺一禽。非時。非孝也。殷湯解三面之網。而孔子則釣而不網。孟子曰。君子遠



庖厨今合三教而並論之。不殺物者。仁也。不廢養者。義也。故籃中之魚。枕上之肉。君子亦義而食之。且余嘗酌古諸齊而議之。名曰不迂齊者。日惟一齊。以早爲期。早或召燕。至午乃齊。午復召燕。至晚乃齊。肉邊之菜。亦無所礙。以此持戒。亦足齊心。吾子試依而行之。何如。

林子

門人商 彛校正

續稿卷之四

徐天鑄命梓

道一教三自序

林子曰。沙界之華。龍天之夏。而爲儒者曰我儒也。爲道者曰我道也。爲釋者曰我釋也。教旣分爲三矣。而余之意。則欲會而歸之。以復合於孔老釋迦之道之本一也。余嘗槩與所可使由者言。惟本是立。所以教其始。余嘗槩與所可使知者言。惟門是入。所以教其中。豈



曰惟門是入。以教其中。抑且惟則是極。以教其終。然孔老釋迦之教。亦皆有始。亦皆有中。亦皆有終。而孔老釋迦之道。亦無有始。亦無有中。亦無有終。夫教較然而三也。若不知孔老釋迦之教之所以三。則無以識其一。而爲道之至。道渾然而一也。若不知孔老釋迦之道之所以一。則無以統其三。而爲教之大。既識其一。復統其三。較然非三。渾然非一。大矣哉。至矣哉。此儒道釋之所同。而孔老釋迦之能事畢矣。且人之性本善也。本是孔老釋迦本自時中。本自清靜。本自寂定。而非有待於孔老釋迦。而後能時中。而後能清靜。而後能寂定。而後能孔老釋迦也。中庸曰。惟天下至誠爲能盡其性。誠之有未至者。性之有未盡也。而盡人之性。盡物之性。以參天地。以贊化育。乃吾性之分量。至誠之極功也。未至乎此。而曰教曰道者。則是教其所教。而非其教之大也。道其所道。而非其道之至也。然教本於



道。道本於性。余於是而知能性。吾之性以爲性。則孔老釋迦之道。可得而道。斯其爲道也。至矣。道吾之道以爲道。則孔老釋迦之教。可得而教。斯其爲教也大矣。

### 答論三教

兆恩拜復。竊以人之一心。至理咸具。欲爲儒。則儒。欲爲道。則道。欲爲釋。則釋。在我而已。而非有外也。孟子曰。萬物皆備於我。我也者。我也。真我也。其曰萬物皆備者。而天地豈非物。

天地亦物。亦皆備於我矣。然而我也者。其在天地之內乎。其在天地之外乎。而天地也者。其在我之內乎。其在我之外乎。故日月之所以照臨者。天地也。我也。不可得而二也。山川之所以流峙者。天地也。我也。不可得而二也。昆虫草木之所以生生化化者。天地也。我也。不可得而二也。天地與我。雖有小大之異矣。而我之本體則太虛也。天地之本體亦太虛也。其有小大之異乎。惟其不可得而異也。



則亦不可得而二也。何天何地。何物何我。譬  
似一勺之水於河海之中。則茫茫河海。何者  
是一勺之所傾乎。合之而不可離也。夫誰得  
而辯識之。故天地也太虛也。我也太虛也。一  
而已矣。此孔氏聖不可知。不踰矩之時。老氏  
先天地生。無名之始。釋氏懸崖撒手。最上一  
乘之教也。上天之載。無聲無臭。不顯玄德。其  
可得而言乎。而其學之之序。則當以德行為  
先。德行也者。德之見於行。民可使由之。道也

而孔子之所以教人。教以此矣。故聖門高第。  
而以顏閔等。列爲首稱者。豈非其以德行為  
先邪。至於性與天道。曰命曰仁。所謂不可使  
知者。則罕言之。若非有中人以上之資。殆亦  
不可得而聞矣。然孔子之所以教人者。堯舜  
禹湯文武之所以治天下也。最切於民生日  
用之常。而不可一日無焉。故常人非此。無以  
樂樂而利利。賢智非此。無以希聖而希天。此  
孔氏之教之大。而諸凡天下萬世。而爲我同



胞之民者無一而不在於孔氏所容畜之中矣。若釋老之教則皆精微之致而專與賢智者道也。故老氏言太極而釋氏乃言無極無極則太虛矣。老氏言一而釋氏乃言未始一未始一則太虛矣。若不先之以孔氏之所以教則所謂精微之致又焉有從入之門邪。然而孔氏何嘗不言太極不言無極何嘗不言一不言未始一。孔氏曰易有太極又曰吾道一以貫之。至於所謂周流六虛者豈非所謂太虛同體邪。太虛同體是無極也是未始一也。由是觀之釋老精微之致孔氏兼之矣。教雖有異而道則焉有不同哉。故學者之學當以孔氏之教爲先。

### 三教正宗自序

或問老氏之道今且未論而釋氏之釋果可行之中國以治天下國家哉。林子曰惡乎可哉。余每以釋典所載悉皆身心性命之微不可使知之道殆與孔氏之儒不異而曰以此



可以治天下國家使民由之者不其妄耶。今以孔氏之教所可使由者言之始自伏羲神農黃帝而堯而舜而禹而湯而文武夫婦之別父子之仁君臣之義三綱五常無不畢具。又况精微之致盡之於易政事之宜盡之於書性情之正盡之於詩賞罰之明盡之於春秋禮樂之大盡之於禮書以正朝廷以正百官以正萬民至於行兵治賦亮采導河而所謂世間法者殆有不可得而勝紀者不惟宏

聖範既極明備而足述雖至威儀縟節亦且昭晰而可觀故從古以來之所以治天下國家者真不能外於孔氏之教矣若釋氏之神機妙用乃所謂出世間法也而變通宜民之下施之中國固不為滯亦豈能不藉經綸於易書詩春秋禮樂因政教於堯舜禹湯文武者哉此余倡教之大都宗孔之本旨也。茲集刪定頗得余心然終不能無疵謬之語者乃余生平所學疎陋之過也。



教存儒名

大道渾淪。未始有名。今既名儒名道名釋矣。名焉既有。道日以支。縱有聖人者出。豈其能復返太朴。復歸無名哉。故不得已而曰三教合一者。蓋合而一之。以孔子之儒。以存儒者。既有之名爾。是雖不能復返太朴之無名。以媿德上古。而同文同倫之風。庶乎俗無殊尚。人無異教。不詭不僻。殆非叔季之世之所能及也。

又

或問唐虞三代。未嘗有儒有道有釋之名矣。而今曰歸儒者。儒非名歟。林子曰。余豈不欲斯世而三代。而唐虞。而復返於無名之始耶。但今既有儒有道有釋矣。卒欲復返於無名之始也。則亦何異於兩儀定位。而必欲復返乎天地之前。太初而太無乎。然所謂唐虞三代者。非他也。人皆三綱。人皆五常。皆士皆農。皆工皆商。內焉無怨。外焉無曠。如斯而已矣。



苟使當今之世。人亦三綱。人亦五常。亦士亦農。亦工亦商。內亦無怨。外亦無曠。卽太和元氣。流行於宇宙間矣。豈非今之唐虞三代耶。又奚必於名之有無。而爲古今之異視也。若徒徇其名。而不責其實焉。則未有能唐虞三代者矣。

道業正一篇小引

余所謂三教合一者。欲以群道釋者流。而儒之。以廣儒門之教。而大之也。然三教合一之旨有二。若謂三教之本始。不待合而一者。非余所謂三教合一之大旨也。余所謂三教合一之大旨者。蓋欲合道釋者流。而正之以三綱。以明其常道。而一之也。合道釋者流。而正之以四民。以定其常業。而一之也。如此則天下之人。無有異道也。無有異民也。而天下之人。亦無曰我儒也。亦無曰我道也。亦無曰我釋也。此其唐虞三代之盛。而無有乎儒道釋之異名者。故謂之一。一之而歸於正也。作正



一篇。

非三教小引

林子曰。非三教也者。非以非三教也。以非三教之流者非也。或曰。三教合一。不亦非歟。林子曰。三教合一者。合而一之。以孔子之儒也。同文同倫。俾無異教。余竊以爲不非也。而非之者何也。豈非將桃李梅合而爲一大樹。一大樹之間。亦作桃花。亦作李花。亦作梅花。而爲余三教合一之旨歟。此語且不足以給

稽之。况可以易天下萬世邪。余之所謂三教合一者。譬是之植桃李梅於其庭。庭且隘。而木又拱。不得已乃擇其種之美者。而存其一。若仲尼之仁。乃種之美者也。余故曰道歸於儒也。釋歸於儒也。古人有言曰。天不生仲尼。萬古如長夜。仲尼以其道以照臨萬古。而見之六經四書。如日中天矣。由漢以來。至於今。豈特道釋者流。自外於仲尼之照臨已哉。余竊懼焉。不自揣分。欲以披三門之雲霧。以揭



仲尼之秋陽。俾復中天。萬古不夜。此固余之志。而有所未能焉。作非三教。

奉都督戚南塘公

自丁卯歲奉別于今十有八年矣。時得接翁之手札。卽見翁也。南倭北虜。聞翁之名。猶且股慄。况敢侵我邊境。以干翁之誅邪。南北生靈。室家胥慶。古今威名之盛。無有過於翁者。竊念兆恩分屬卑微。而所談三教。固欲以繼往聖之絕學矣。但世人則汨沒於朱陸之蘊

而與孔子之學。實有相左者。朱氏則以多識爲務博。而逐於物矣。陸氏則以當下爲速達。而落於空矣。兆恩之所以闡明三教。而不自以爲非者。蓋直欲以求孔子之是。而非他也。且天下之道一而已矣。而其教則有三。孔子之教。以立本爲先。故其言曰。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夫曰民者何也。民者豪傑之反也。而豪傑不世出之士。數百年或一遇焉。孔子之徒。只有一顏子。顏子不幸而死。晚



僅得曾子一人已爾。子貢曰：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夫性與天道，其可得而言乎？其可得而聞乎？而必求之言，而必求之聞，是亦口耳之粗也。然則孔子之所可由之道，何道也？入孝出弟，謹言慎行之道，以其可與人言之，能使人由之矣。所不可使知之道，何道也？曰：命曰仁，性與天道之道也。以其不可與人言，不能使人知之矣。夫子貢聖門之高第也，而以穎悟稱，猶且不可得而聞也。况其下乎？此

乃兆恩所謂歸儒宗孔之本旨也。至於釋者之所言者，非所謂曰命曰仁，性與天道乎？既不可使人知之，使人聞之，而必言之者，何也？以與不世出之士，所謂豪傑者，道也。豪傑之士，既不世出矣，則安得不以孔子為隱乎？又安得不以釋老為非乎？故曰高矣美矣，宜若登天然。天固不可以階而登，而道豈可以言而顯耶？前曾以此意請教之翁矣。近來每諄諄與人言之，而人亦能信之。大抵今天下之



言不歸朱則歸陸。雖曰甚信孔子矣。然而孔子之道似不如此也。借言孟子復生於今之時。豈得不懼。而所以閑先聖之道。必不能辭好辯之名矣。不知翁以爲何如。

又

去月鄭舍親歸。捧讀尊翰。知翁之動定甚悉。又佳章一摺。是皆可歌可詠。雷葛儒鞋。如數登嘉。謝謝兆恩。近來杜門謝客。日與談議者。二三子而已。至於戚族交遊中。或有愛兆恩

而願見兆恩者。兆恩亦未嘗不之見。雖不往謝。而諸戚族交遊。亦不爲訝。此亦人間世之一小便宜也。兆恩今行年六十有八矣。想不夕在人世。但不知三教之說。得以傳之萬世而無疑否也。一息尚存。此志不敢少懈。蓋真有不知老之將至。就木之期之已迫也。翁其何以教我也。此數日間。再編生平所著書八十七集。分作六函。四函以元亨利貞標號。又二函以乾坤標號。乾坤二函。皆係摘言。摘言



者。乃諸生摘元亨利貞諸集中言。而各以意錄之。成帙。既曰摘言。便是複語。以有複語。故別之。爲二函。總六函。題作聖學統宗。非非三教心聖集。其曰聖學統宗者。歸儒宗。孔之本旨也。曰非非三教者。以三教之非者。非之也。裝釘尚未竣事。俟有便人。續寄請教。兆恩近歲所著書。有心經釋畧。及槃論一集。常清靜經釋畧一集。金剛經統論一集。元神實義一集。奉上覽教。兆恩前所著經傳釋畧四書標

正義。每與歷世之諸儒。徃徃相左。今所著釋畧槃論統論實義。亦每與歷世之祖師。徃徃相左。若以歷世諸儒。祖師之言爲是。則兆恩不得不非。若以兆恩之言爲是。則歷世諸儒。祖師不得不非。詩曰。知我者謂我心憂。不知我者謂我何求。兆恩將何求哉。兆恩亦惟以孔老釋迦之道。之不著於天下。萬世以爲憂也。然三氏者。流之言不熄。則孔老釋迦之道不著。而兆恩之所撰錄正義釋畧統論。是



而是之。非而非之。以爲萬古三氏之一大公案也。不知翁以爲何如。

中一心性答問

饒心谷年七十有一。林子亦呼之爲老友。從林子受業。且四載矣。未嘗少離林子之側。一日問於林子曰。堯舜中矣。而道釋則亦曰中也。孔子一矣。而道釋則亦曰一也。孟子心矣。性矣。而道釋則亦曰心也。性也。而其所謂中。所謂一。所謂心。所謂性者。同邪。異邪。林子曰。

吾不知其同也。亦不知其異也。然則無同無異歟。林子曰。惡得而無同。惡得而無異。然則有同有異歟。林子曰。惡得而同之。惡得而異之。夫旣惡得而異之。則亦惡得而非之。乃今於道釋者流。而必異而非之者。何歟。林子曰。人皆三綱也。而道釋者流。獨不三綱。人皆四業也。而道釋者流。獨不四業。此余之所以異之。所以非之也。然不特余之異之。余之非之也。而天下古今。孰不以爲異。孰不以爲非邪。



凡此皆余之所知也。若儒道釋之教。咸曰中矣。咸曰一矣。咸曰心矣。性矣。其同其異。其是其非。凡此皆余之所不知也。夫曰中曰一曰心曰性。同之異之。是之非之。紀之載籍亦悉矣。豈夫子之真有所不知歟。林子曰。余則何知。而余之所知者。知有堯舜之中。以求吾身之所謂中者。而未能也。知有孔子之一。以求吾身之所謂一者。而未能也。知有孟子之心之性。以求吾身之所謂心所謂性者。而未能也。又况能知道釋之所謂中也。一也。心也。性也。而同之異之。是之非之。邪。不惟不能知。亦且不暇知矣。昔余儒道釋同異是非之說。不旣失之支乎。而今則棄去之。不復談。亦有年矣。以故饒心谷則未之嘗聞也。

心本虛篇自序

夫魯論一書。是以聖人之心。而言聖人之道者。尚矣。昔曾子之大學也。子思之中庸也。孟子之七篇也。皆以大賢之資。述其所聞。而言



聖人之道。抑足以發明聖人之心者。次也。由  
孔孟以來。至於今。豈惟無有乎聖人生於其  
間。以言聖人之道邪。而其言者。則又失乎聖  
人之所謂道矣。余愧非賢者。無所比數。但昔  
者嘗竊聞之。而有所謂孔門心法焉。故不揣  
分。乃謬以心法。而強言聖人之道者。豈不自  
知僭妄。蓋以俟來者之折衷云。



